

距離他們同居已經有一段時間了。

逐漸習慣了大學生活帶來的忙碌與疲憊，不得心應手的科系與眾人的目光在時間的堆積下，如今已不會對自己造成太大的困擾。上了大學還是照樣我行我素的小西將兩人的課表甚至畫室綁定，使得離宮可以躲在天才畫家的光環背後稍稍喘息。對此，他感到相當安心。

然而，一但鬆懈就會被惡夢纏上的身體終究是沒有要放過他的打算。驚醒、尖叫與啜泣，還有進房安撫的室友。在不知道是第幾次，小西蒼樹被哭聲吵醒而過來哄睡之後，疲累的畫家下達了以後做惡夢就直接叫醒他的指令。

他並不想再增加小西的困擾了，離宮垂著頭愧疚的想著。並無精打采、帶著滿溢的罪惡感答應了對方——但越不希望發生的事情卻總是比想像中還更快的發生。在那個吹著涼風的深夜，離宮抱著枕頭，躊躇的站在房門外泛著淚水。過了片刻，他才咬著下唇，抬起手小心翼翼地敲了敲小西的房門。

與離宮共處於同一個屋簷下並沒有太多差別，小西仍準時於日出時醒來，在課餘時間作畫。若要說最大的改變，即是他不必再頂著夜色匆忙趕赴離宮的住所。他們就只隔著幾堵牆，省去了搭車的時間，小西僅需幾秒就能輕拍離宮，安撫他潰堤的情緒。

小西驀然睜眼，門板被輕敲的聲響將他從睡眠中喚醒。同住帶來的改變也包含某些特定的聲音令他特別敏感——哭聲、啜泣、敲擊聲。小西眨了眨仍然酸澀的雙眼，沒認真思考那細小得像是幻聽的敲門聲是否只是錯覺，他掀開被單翻下床。夜晚的空氣仍有些許涼意，翻動棉被的動作讓冷風灌進睡衣的縫隙。他順手開了燈，沒花時間讓眼睛適應燈光，逕自朝著門口前進。

拉開房門，離宮抱著枕頭站在門外。小西睜著被光線刺痛的雙眼，下意識地伸手拉起離宮的手腕確認有無傷口。

「做惡夢了？」嗓音低沉，帶著未醒的嘶啞。小西沒有鬆手，拉著離宮佈滿了舊傷疤的手腕。至少許久沒有新的傷口了。小西昏沉間想著。

「……嗯。」

離宮垂頭領首，既是肯定也是否定，就當作是默認了——他確實是做了惡夢，但在事態變糟之前就先掙扎著醒來——雖說如此，那還是或多或少的影響了他的心理狀態。沒來由的低落情緒令他不由自主的發出嗚咽，緊緊的抱住沒有溫度的被子困在黑暗的房間裡，曾習慣不已的景色如今在小西蒼樹的介入下顯得冷清而寂寞。

明知道輕信約定和渴求溫暖是不可以的，但最終他仍是選擇抱起枕頭，起身邁著輕薄的步伐敲響門扉。收回被拉起的手，離宮攪弄著白皙的手指，低低的說了聲：「……抱歉。」
「打擾到你的話，我會立刻回房間的……。」

「是我要你來找我的。」小西眨著尚未適應光線的雙眸，沒給離宮再拒絕的機會，再度拉起離宮的手腕往房內走。

以往離宮若是做惡夢，大多伴隨著尖叫和啜泣，有時會看見他裹著被單在地上掙扎。小西被不小的動靜驚醒，匆忙趕至離宮房內，再將他哄回床上入眠——場景通常是在離宮房內，如現下這般還是頭一回。或許該是他去離宮的房間。然而小西睡得昏沉的腦子沒多想，自然地逕自拿走離宮懷中的枕頭，擺在床上的空位。

離宮被驚醒時，小西總在一旁握著他的手直到離宮再度入睡。即便是在小西清醒時也不認為和離宮睡在一起有何不妥，更遑論他此刻暈得沒心思加以思考。「你要睡內側還是外側？」

「——欸？」

枕頭被從胸口抽離，被牽著的手腕將他往對方的床鋪帶去。小西頭也不回，令離宮慌張的漏了聲音，他以為是要回自己房間，最後在小西的安撫中入眠——如同以往。

直到問句出現，他停怠的大腦才重新開始運作。離宮眨了眨驚訝的眸，將視線轉向小西——室友看起來還是和往常一樣的面無表情，想來他一定是覺得同床睡沒什麼大不了。離宮渾身僵硬，帶點怯懦的態度詢問「……是、是指我們要一起睡嗎？那個、我可以睡地板……我不介意的。」

「兩個人睡同一張床，有點……」太近了，他想，更何況小西的床是單人床。離宮不安的緊握右手手腕，讓聚焦從對方的灰瞳上移開。

在某個氣溫驟降的夜晚，離宮哭著在夜裡醒來，睡眠惺忪的小西循著哀嚎啜泣的聲音摸進離宮房內，不厭其煩地告訴他惡夢已經消散，他現在很安全。離宮怯懦地在床上縮成一團，仍細微發抖的手指小心翼翼地捏著小西的衣角，彷彿生怕眼前的人只是一場夢境。

小西索性拎著枕頭和棉被，在離宮床旁的地上打地鋪。小西握著離宮發顫冰冷的手指，直到他的顫抖隨著呼吸變得勻稱而消失。直至早上，小西仍感覺手中留有皮膚相碰的觸感。

「地板很硬，不好睡。」小西平鋪直敘地針對離宮的提議回覆道。儘管是木質地板，睡起來仍沒有床鋪舒適。沒意識到離宮未說完的話中暗示著距離過近，下意識認為離宮只是表示稍嫌擁擠的小西聳肩。「沒關係，我不介意。」

「……」

離宮沒有說話，只是在無意義的僵持後垂下肩，自行妥協地爬上床鋪。不想造成對方的困擾與進出不便，他指了指內側的位置，輕聲向床榻的主人宣告。他想，這樣總是早起的小西才不用得跨過自己的身軀才能下床。

他看著自己蒼白纖弱的手腕，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添上新的傷痕了。小西曾形容他是「虛浮飄渺」——某次在作畫時，他一邊端詳著畫像，一邊用來描繪自己的詞，而對此離宮並不否認。柔軟的被褥還殘留著小西方才的體溫與氣息，即便令人安心，離宮仍是壓抑著那份由於不習慣而帶來的不適感鑽入被中。從床上望向小西的畫面與過去重疊，不知道現在在對方的眼裡，他的存在有沒有真實了一些？這會是青井的願望嗎？

「抱歉。」他又說了一次。

「……謝謝你陪我。」

小西跟著爬上仍有餘溫的床鋪，他拉起被單，確認兩人都安好地被棉被捂實。為了配合他的身高，起初挑床時已是加大尺寸，躺上兩人不成問題，卻依然不免零碎的肢體接觸。

「不用道歉。」小西從床邊抽了張面紙遞給離宮，盯著他抹去纖長睫毛上沾著的水珠，眼眶和鼻尖透著落花似的嫣紅，哭過的雙瞳依稀能見薄薄水霧。比起以往伴隨哭喊而來的是在手腕綻放的血花，染得衣襟和袖口一片血紅，現下的淚水和顫抖至少不帶刺鼻的血腥味。

「這沒什麼。不用謝。」將用畢的面紙擺在床頭櫃上，小西語氣平平地回道。僅只是陪著離宮，確保他在夜裡不會再被惡夢所困，不會再在一片混亂中劃開自己的手腕——稱不上什麼大忙。

他在床上躺妥，挪動間不經意碰到離宮的身體，小西往床的外側再移了些後，轉頭向離宮告知似地詢問：「關燈了。」

因為隱瞞了自己的秘密，因此沒有任何人發現他有問題。

離宮將棉被的邊拉過鼻尖，哭紅的粉紫眼眸染著水色，長長的睫毛半闔著沒有焦點。嗯。他應聲，隨著「喀」的燈光關起而背過身子。

他可以感覺得到身旁的人的呼吸，在一片寂靜的黑暗之中，那樣的聲音顯得特別清晰。看著被陰影籠罩的潔白牆壁，他沉默了一陣後啟口。

「小西さん。」

「……其實你不用對我那麼好的。」

蜷曲著身體，因哭過而聽起來虛弱的嗓音平靜而沒有起伏，離宮僅只是平淡地說道。「我已經沒有想扮成青井露，也沒有再自殘了。做惡夢也可以靠著藥物解決，和青井さんの約定應該已經達成了。」

我不值得你對我那麼好。他想。

離宮同學就拜託你了哦。如溪水般清澈的聲音已隨著時間變得模糊，青井露最後那抹複雜的笑容似乎也退色淡去，停留於記憶中的畫面僅存少女溫婉的微笑和碧綠的雙瞳。

「嗯。」小西在黑夜裡應了聲。自己是否有遵守青井露的遺言？青井露究竟期望離宮走向什麼樣的未來？即便小西如何思考，都只能想起她針對電影高談闊論後，不時露出似若斜陽的哀傷神色，輕喃著如果離宮能夠發自內心微笑就好了。那就是青井所希望的嗎？

不知從何時起，在夜裡接住離宮的淚滴時，眼前看見的已不再是青井離去的背影，而是面前緊握手腕哭泣著、確切存在的離宮。畢業後同學聚會的那一晚顯得更加色彩鮮明，小西不自覺地想替他拂去淚水、為他抹掉哀傷。

「但是我答應你了。」正如那晚他聽著離宮哭泣中沉重地坦承黯淡悲慘的過去，拉起離宮的手低聲向他承諾，小西的聲音在漆黑的房中顯得特別明顯。「我會陪你。」

小西翻了身，將身體面向睡在內側的離宮，一如過往安撫離宮，他隔著被單輕輕拍了拍離宮。「別多想。睡吧。」

「……可以不用那麼在意我那時說的胡話沒關係。」

別多想，確實。離宮闔上眼，將視線歸於黑暗，讓睡眠帶走煩擾不堪的思緒。他將身體翻回正面，頭背向了室友。

「晚安，小西さん。」

「嗯。晚安。」沒打算回覆離宮的發言，小西僅道了晚。藥物、傷疤、淚痕，無論哪一樣都讓人放心不下，從小西的角度來看，離宮需要人陪是無庸置疑的。旁人挪動身子的震動傳來，小西伸手握住離宮不經意碰觸到自己的手指，即便離宮冰涼的指尖微微瑟縮，小西仍沒有放手。

窗簾的下擺毫無光線透進的跡象，小西意識模糊地判斷外頭還是深夜。暗夜裡浮現離宮哭泣的面容，眨著淚水的紫色雙瞳和褪下手套後的白皙雙手——喝醉後豪不在意地把玩他的手指，哭得泣不成聲而拉住他衣角的那雙手。

小西曾將它畫下，修長的指尖修剪得整齊，總是帶著手套隔絕陽光使得皮膚白得像畫布。他看過那雙手染上過血跡和淚水，也在這段時日裡看過沾上顏料的樣子。比起離宮作為演員時看上去鮮艷而虛假，他更喜歡現在的離宮。小西朦朧間不著邊際地想著。掌心傳來離宮稍嫌低溫的體溫，小西在無意識間墜入深眠。

隔日早晨的陽光從窗間的縫隙隱隱點亮房內，小西動了動眼皮後睜眼。肩膀處隱約感到一股僵硬感，他不解地將視線移向自己半摟著離宮的手。

昨晚入睡後似乎又聽見離宮被惡夢糾纏的嚶語，自己約莫是在半夢半醒間翻了身，伸手輕拍安撫後，維持相同姿勢直到現在。難怪肩頸有點痠。小西摸索著模糊的記憶，隨意下論後，緩緩將有些麻痺的手臂從離宮身上抽回。

被善意和體溫覆蓋的夢魘離開了。

他迷迷糊糊的自夢中甦醒，平時總是黯然無光、充滿痛楚與恐懼的夢境在中途被溫暖替換，乳白的霧氣從四面八方湧入，團團包裹住自己發著抖的身軀，有種被好好的擁抱了的觸感。令人不由自主沉溺的安心氛圍環住了自己，他在夢境裡閉上眼，放鬆身軀，不久後就重新陷入香甜的夢寐。

屬於他人的體溫顯示著這裡並不是自己的房間。眨著模糊的視線，離宮枕著枕頭，看著小西將手從自己身上抽離，想必是因為在半夜感受到動靜而伸出的吧。他無意識的想著，還未完全清醒的大腦緩慢地運作，翻過身子，他不小心與那對鐵灰的眸子四目相接。

「早安……小西さん。」

早晨的空氣聞起來比夜晚顯得清新許多。凝視了片刻，離宮用帶著睏意的軟綿嗓音向枕邊的人道早。比起招呼，那聽起來更像是呢喃。

小西望進眼前睡眼矇矓的紫瞳，粉紫的色彩裡摻了晨光，把顏色刷得更淡，映著微光的眼眸如柔和雲朵。眼裡沒有被惡夢紛擾的沉重，僅有迷茫的平靜。離宮的模樣令小西想起雪融的山景，腦中不自覺浮現破冰的透徹溪水。

「早。」小西低聲回道。以往離宮被驚醒的夜裡，他大多是坐在椅子上陪著，後來同住後才偶爾睡在地上。在床上醒過來的感覺好多了。小西伸展著略感僵硬的手臂，看著離宮問道：「睡得好嗎。」

「嗯。」

幾乎是想也不想，離宮立即的回應。他頓了一下，才像突然回過神似的加了句：「謝謝，託你的福。」

讓上身鑽出被子，離宮坐起身遮掩著唇打了個哈欠——好像只要小西在自己身邊就會睡得比較好。雖然早在前幾次時就已經察覺，但沒想到就連同床共枕也是如此，還以為自己的身體會排斥。離宮思忖，並感到些許的不自在，這樣不就像是離不開對方照顧的人是自己嗎？

他不應該沉溺這些的。
他放下手，垂首望著自己的手腕。

「那就好。」小西跟著爬起身，少了坐在椅子上或睡在地上整晚的痠痛感，他僅轉了轉肩頸。離宮睡得安穩便不會再服用安眠藥，也不會在驚醒過後自殘，小西便無需在夜裡奔赴至哭泣的離宮身旁——細算起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帶來的改變，結果顯然比分房睡要好上許多。

「那以後要一起睡嗎。」他用再自然不過的語氣問道，絲毫不認為有任何不妥。

小西看了看床，思忖著或許可以把尺寸換得大一些。他的物慾不高，房間內還有不少空間，擺放雙人床綽綽有餘。端詳了會房內的擺設，小西將視線移向朝他看過來的離宮，接著道：「放得下一張雙人床。」

「——呃、欸？」

先不論小西那稀鬆平常的態度可以說是如同以往，他可沒打算答應每次都要一起睡的邀約。簡直就跟之前一樣，他想。從裝扮成青井露開始，經歷了同學會和半夜打電話等事件後，自己一直默默的在讓對方靠近。繼續這樣下去是可以的嗎？

「這個、有點……」不太方便，離宮的目光移開，看著乾淨的木製地板說道。偶爾的話也許還可以，如果要每一天都如此就真的有點困擾，但若小西半夜一直被吵起來一定也覺得很困擾吧。他的內心五味雜陳，只得焦慮地抬頭瞟了室友幾眼，又連忙轉過頭去。

「一起睡的話你就不會做惡夢。就算被驚醒，我就在你旁邊，不用再跑到你房間或幫你開門。」小西看著面有難色的離宮，平淡地指出提案之下的改變。

縱然他並不介意因離宮而打斷睡眠，畢竟他也不願再見離宮理所當然地吞食安眠藥抑或尖叫著驚醒，只是現下有更好的選項，這個做法顯然更能提升彼此的睡眠品質。

小西不帶波瀾的灰眸筆直地盯著離宮，等待他的回覆。

「……」

「好吧……。」

焦躁不安。他的指尖玩弄著白色上衣的扣子，縱使知道這個提案確實是對他們來說最完美的提議，但心裡的門檻還是跨不過去。離宮扁著唇，說出了折衷方案：「但我可能不會每天都和你睡在一起，有時候想一個人待著時還是會回自己的房間休息。……這樣可以嗎？」

他怯怯的看向小西。

「嗯。」小西也沒打算強迫離宮，僅提出自認為最恰當的辦法。只要離宮能睡得安穩，他其實並不介意形式。

——然而，離宮獨自一人時仍常身陷夢魘。小西第三次在夜裡被驚醒，頂著凌亂的黑髮和疲憊的雙眸趕至離宮房內。他輕撫著離宮緊捏腕部的手，伸手拭去從眼角滾落的淚珠。小西用低啞的聲音講道：「走吧，去房間睡。明天也一起。」

沒等離宮的答覆，他逕自牽著人站起身，緩步走向自己的房間。用面紙替離宮將白皙臉龐上的淚痕抹去，掀開依然帶有絲許溫度的被褥，低聲將離宮哄了上床。比起起初遇到離宮驚醒的慌亂，現下應對起已順手許多，也已許久未見離宮劃傷自己。

還是一起睡吧。小西看著縮在被單裡的離宮，因哭泣的倦容使他看上去脆弱易碎。溫暖的大掌握住離宮揪著睡裙的手，止住了細碎的顫抖，小西關上了燈。

「你在這裡很安全。睡吧，晚安。」

晚安。順著低沉的安撫和溫柔的撫觸，難受的情緒逐漸消散。他閉上眼，讓被強壓下的疲憊與睏意將他淹沒。

再那之後，或許是自己某天晚上又做了惡夢時，下意識的往小西靠去；抑或是半夢半醒間的小西在察覺當下，下意識的將他往懷裡摟。等到離宮醒來，發現自己是被小西抱著的時候，那著實是嚇了好大一跳——離宮渾身僵硬、不敢動彈，直到小西像沒事一樣的跟他道早，他的大腦才得以組織出語句。

但那也已經是前些時日的事情了。隨著物換星移、季節更迭，同床共枕的每一晚逐漸從單純的背對背睡，變成了習慣性的擁抱入眠。今早的離宮仍是從室友的懷裡甦醒，他揉了揉眼，鼻腔裡滿是小西的氣息。

令人安心。還有——

不同於以往隱約的消毒水和藥品的味道，現在的離宮身上僅有洗髮精的氣味，柔軟的髮絲抵在小西臉頰上。自從和離宮每晚同床，原先只適合一人的單人床也略顯擁擠，小西將原有的床鋪搬進擺放畫框的倉庫，重新安置了一張雙人床。

潛移默化間小西習慣了懷裡有離宮的體溫，習慣睡夢裡隱約窩進手臂間的溫度，習慣指尖總下意識地去纏住離宮冰涼的掌心。沒多深思相擁入眠背後的涵義，他直覺地認為這不過是阻絕離宮和惡夢最有效的方法。

因此小西也沒意識到偶爾在清醒後，離宮面頰上浮起的紅暈代表著什麼。

「你臉很紅。發燒了嗎。」看向面前的離宮，白髮因睡得安穩略顯凌亂，不自然的淡紅抹上白皙的面頰。小西逕自將掌心貼上離宮的額頭，手心傳來一如往常溫潤微涼的熟悉溫度，他將手收回，未將似乎又紅了幾分的色調放在心上，語調平穩地道：「好像沒有。你哪裡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，沒、沒有。」

過高的聲調和慌亂的視線出賣了他，但小西仍未察覺。每每被小西突然的肢體接觸時離宮總是會產生如此反應。「只是房間有點悶熱而已，可、可能是窗戶沒開吧？」他慌張地說道，避開那雙灰色的眸子。「那我先去做早餐了……！」

離宮忽視著胸口的悸動，匆匆忙忙的下床，踩著咚咚的腳步聲逃離房間。

不可能的、那一定是不可能的。

他一邊煎著鯖魚，一邊心煩意亂地想，曾幾何時自己也有了這種感情。明明離宮緋世是無法愛人的人，明明只能用代入的方式推測戀愛來進行演出，明明缺失的東西是不可能憑空出現的，明明——

——青井露跟他說過，沒有什麼事是絕對的。

那抹如冬日的暖陽般和煦的笑容在腦內一閃而逝，隱約地露出一絲憂心。離宮搖搖頭，垂下眼把剛煮好的白飯盛入碗裡，將之與常備小菜放入托盤，端上餐桌。

這樣的狀況已經持續一兩個月了，而確切開始的日期已記不清，即便想要否認自己也早已察覺。

翻開的書籍，查閱過的資料，這就和那些故事裡的角色一樣。離宮忍不住想著。

沒對離宮的反應多加留心，離宮睡得安好、身體健康足矣。小西換下充當睡衣的舊上衣，隨意穿上一件居家服，正處周末的早晨，用過餐後十之八九是在畫室中渡過整日。更衣後，小西緩步走入廚房，自然而然地在一旁替離宮遞碗盤。

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幾個月，如午後斜陽照進屋內裡的房間一隅，平淡、恬靜。離宮窩在他枕邊或懷裡，一夜無夢的安穩讓白皙的睡顏顯得柔和。小西時常在離宮醒來前仔細端詳那張面容，琢磨朝陽灑在肌膚上的光影，將纖長睫毛的倒影在臉頰上拉長。宛如看見美景般的悸動總令小西想將它畫下，將稍縱即逝的畫面在畫布上留下。

清醒和盥洗後的早餐也已成了習慣。從以往微波爐的「叮」聲揭開早晨，現在則是排風機運轉的聲響和食材擺上煎鍋的滋滋聲，屋子裡飄著食物熱騰騰的香氣。小西甚至想不起上一次吃微波食品是何時。

這樣的日子會一直下去吧。他想。即便他對未來並無太多願景，直至畢業後也會繼續鑽研繪畫。和離宮共同分擔房租的日子，在小西心裡並未劃上期限。

「我吃飽了。很好吃。」小西站起身，將自己的碗盤收拾洗淨，轉身走向畫室。「我去畫畫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……謝謝。」

離宮垂著頭小聲說道，將碗盤堆疊整齊，關上電燈。他走回房間，倒上了床閉起眼眸。

我喜歡小西蒼樹，不只是朋友的喜歡。

這可能是第一次自己如此坦然的承認這件事吧，他思忖。

理所當然的不打算告訴本人，對方是大有前途的天才畫家小西蒼樹，而自己只不過是個已經把工作辭了的元演員。除此之外其他的條件也差了许多，光是身體和心理就已經達不到普通人的水準。哪有資格喜歡上人？

離宮翻了個身，用手臂蓋住表情。

只要默默的喜歡著就好了。他不打算告知，也不奢求回報。離宮想著，如果可以一直持續下去就好了。

在太過喜歡之前，他都可以忍耐。